

July 2016

Ruminating on Garbage: Exemplified by Kunal Vohra's Film *The Plastic Cow*

Chang Chia-j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Chia-ju, Chang. 2016. "Ruminating on Garbage: Exemplified by Kunal Vohra's Film *The Plastic Cow*."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6, (4): pp.203-213.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4/17>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思考垃圾动物的几种方式：印度纪录片《塑胶牛》为例

张嘉如

摘要：本文检视非人类动物如何通过人类的语言、经济体系被建构成为“垃圾”这个概念，而这样的建构又是如何回过头来影响动物本身。本文也同时思考与垃圾相关的概念（如废弃物、空气污染、毒物等）和动物之间有何种观念上或实质上（也就是动物-人类-环境三者物质层面上）的关联性。藉由循着这些语源、文化、经济和生态系统等认知脉络，我们可以看出动物是如何被建构且被称为多余无用之物，并渗透及影响当代蔓延全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后本文以一位印度纪录片导演沃荷拉（Kunal Vohra）纪录片里的“垃圾动物”主题来反省文化与全球化、现代性问题，并探讨其纪录片再现策略。

关键词：动物；垃圾；资本主义；纪录片；《塑胶牛》

作者简介：张嘉如，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现代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包括生态批评与美学研究、动物文学文化研究、生态电影。电子邮箱：cchang@brooklyn.cuny.edu

Title: Ruminating on Garbage: Exemplified by Kunal Vohra's Film *The Plastic Cow*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way in which non-human animals are constructed as unwanted object through human language, culture and economic system, and how such construction in return affects the lives of the animals. The paper aims to think through the entangled interconnected relationship among animals, humans and environment on both the conceptual and material levels. It argues that animals are deeply enmeshed in capitalist system while the animal-garbage connection can be traced in etymologic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systems. In order to reflect on our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an Indian documentary film, *The Plastic Cow*, by Kunal Vohra, is raised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theme of “garbage/animal,” and the film also provides a case for exploring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al strategies.

Keywords: animal garbage; trash/waste; capitalism; documentary film; *The Plastic Cow*

Author: Chia-ju Cha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at Brooklyn College (New York 11210, USA). Currently she is taking up a position as the Kiriy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Her scholarly and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cocriticism, animal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ecocinema and ecoaesthetics. Email: cchang@brooklyn.cuny.edu

前言

人是动物，也是垃圾生产者。但是在消费至上的社会里，非人类动物与垃圾常被视为是人类的“他者”；动物与垃圾之间的相似性与相关性似乎比人类与动物来得更大。到目前为止，环境人

文学科（environmental humanities）领域里的垃圾（garbage studies）和动物批评（critical animal studies）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尚处于启蒙阶段。当前的垃圾论述（或毒物污染论述）还多半从以人类视角为中心的社会学、考古学、历史、哲学、或者后殖民环境主义来看待垃圾问题，如英国迈克·汤普森（Michael Thompson）的《垃圾理论》

(*Rubbish Theory: The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Value*, 1979年)、波兰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的《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其被遗弃者》(*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 2004年)和约翰·史坎兰的《论垃圾》(*On Garbage*, 2005年)等。

由于垃圾危害动物之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西方动物研究已开始将观念与批评视野转向“垃圾”概念,尝试思考一个垃圾与动物连结的文化研究新方向。举例来说,《垃圾动物:我们如何与自然的肮脏、野生、外来与多余的物种共同生活》(*Trash Animals: How We Live with Nature's Filthy, Feral, Invasive and Unwanted Species*, 2013年)此论文集探讨各地不同文化里所认知的“垃圾动物”。本文将延伸此“垃圾动物”概念,去思考其他类型的“垃圾动物”的可能性。我好奇的是与垃圾相关的概念,如一次使用性塑胶制品、废弃物、空气与水污染、毒物等,和动物之间有何种观念上或实质上(也就是动物-人类-环境三者物质层面上)的关联性,也就是,“人类纪”下的垃圾污染与动物的关系。首先,垃圾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动物如何进入我们的垃圾意识?检视非人类动物如何在观念、语言、资本经济体系里被建构成为“垃圾”这个概念,这样的建构又是如何回过头来影响动物本身?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先用英文字来探讨垃圾与动物的关系。当然,在表述不同种“垃圾动物”,以及“垃圾”与“动物”观念的连结里,我权宜地凸显这些与垃圾相关的字的相异性,但在实际日常生活中的用法上这些字相似和互用性甚高。先由字源、字义(尤其是围绕在英文的 *garbage*, *waste*, 以及中文的“垃圾”)的角度来探讨垃圾与动物之间纠缠不清的语言与文化脉络。藉由循着这些语源、文化、经济和生态系统等认知脉络,我们可以看出动物是如何被建构且被称为多余无用之物,并渗透及影响当代蔓延全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后,我将以纪录片导演沃荷拉(Kunal Vohra)纪录片里的“垃圾动物”主题来反省文化与全球化、现代性问题,并探讨其纪录片再现策略。

一、垃圾是什么?

每个文化下的垃圾概念不同,但在垃圾的对

待处理上却极为相似。当我们真正思考垃圾是什么时候,垃圾这个观念顿时变得滑溜难捉摸。举例来说,垃圾的概念是何时产生的?垃圾与非垃圾间的界限如何产生的?垃圾有其内在性吗?也就是说,有没有什么东西一产生出来就是垃圾?垃圾在哪一个阶段或地方才被视为垃圾?只有人类才制造垃圾吗?动物身体排放出来的废物与废气是否为垃圾?^①垃圾制造者有没有可能沦为垃圾?动物对“垃圾”“回收”等概念的形成,甚至是人类科技与现代化发展有何贡献?这些贡献又是如何回过头来影响动物的福祉?消费式思维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处理垃圾时,是否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动物?

首先,垃圾是什么?

在《垃圾理论》一书里,迈克·汤普森将物体分成三类,一类是耐久,其价值随时间而增加,第二类是短暂,随时间而降低价值并有生命期限,最后是垃圾,也就是毫无价值的物质,不会消失且存于无时间的地狱边境。对汤普森而言,垃圾处于永存但无时间性的无间地狱,宛如处于电影《盗梦空间》(*Inception*, 2010年)里最底层的时空一般。虽然此分法不够细致,但起码给我们一个初步的垃圾概念,那就是“毫无价值的物质”,而且“不会消失”。虽然物质上不会消失,但是消费社会对垃圾的态度多半采取社会学里所谓“马桶假设”(the toilet assumption)^②鼓励无止境消费的现代社会使得消费后的商品之去向对消费大众蒙上神秘的面纱,使消费者不必对每日大量制造出来的垃圾产生罪恶感。汤普森提醒了我们虽然眼不见,但此物质仍旧以不同的物质形式继续存在于地球的某个角落。垃圾文化研究学者史坎兰则认为垃圾是被人类宣判死亡的物质;垃圾的存在与人类文明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漫长人类文明与迁徙史来看,文明之发展与政府概念的兴起正是建立在处理垃圾问题上。当垃圾多到开始危及到游牧民族或城市正常运作时,也就是该迁移他地的时候。史坎兰这样的逻辑不难解释为何西方国家已开始在做太空移民之梦了。

史坎兰(John Scanlan)在思考垃圾与都市之间的关系时引用心理学说里的“贱斥”(abject)概念来解释文明的建构,那就是城市的社会结构里的生产与消费将垃圾隔离起来,人类文明建构与发展其实是将垃圾(或无价值、多余

之物)排除文明系统之外的一个过程,而政府组织的存在也随着为解决垃圾问题因运而生。史坎兰引用安东尼·维德勒(Anthony Vidler)的理论说明此城市发展的观念蓝图最先是由我们身体的概念出发的。史坎兰认为资本主义下的“垃圾代表鬼魅的物质世界、生命之馊,以及贪婪商品产销的投机下出现的梦”(Scanlan 164)。他认为若要全盘地理解城市此概念,我们必须将这些“有化为无”的鬼魅化存在的东西,如垃圾、排泄物等纳入考量(Scanlan 164)。在此,我将动物纳入史坎兰所谓的人类工业和资本主义文明中被压抑的“物质潜意识”(material unconsciousness)的名单中,我认为垃圾与动物两者皆为文明之鬼魅,必须从压抑的潜意识里重新加以寻回,并在个人和集体的层面上来面对处理之,进而建立一个爱生护生的生态文明。在此我先从鉴别不同的垃圾动物开始,以助思考人类文化下“垃圾动物”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

二、“垃圾动物”类型

一般而言,当“垃圾动物”一词出现时,我们通常马上想到像乌鸦、秃鹫、金龟子这样的食腐动物(scavengers),它们均靠食用动物尸体、其他生物的排泄物或人类吃剩的食物残渣为生。他们多半生活在垃圾堆的附近、海洋、沙漠或盘桓在高速公路上空。虽然这些帮忙清除生态系统中的“垃圾”的垃圾动物常被人类视为是生物圈里最低等的动物,然而在生态中却少不了它们。有实验调查指出蜘蛛、昆虫、蚂蚁等在维持曼哈顿市市容上扮演相当大的角色(Lee)。美国艾米·斯图尔特(Amy Stewart)所著的《了不起的地下工作者》(*The Earth Moved: On th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f Earthworms*, 2005年)一书指出蚯蚓除了作为人类三角洲古文明的幕后功臣,在现代有机农业的发展上更发挥极大的作用,腐植土的生产过程更是少不了蚯蚓。

第二种“垃圾动物”(trash animals)指的是那些“对人类毫无价值的、具有威胁的、丑恶的、不需要的、繁殖过剩的物种,这里也包括被轻视的害虫,令人讨厌的外来物种”(Nagy and Johnson 1)。不同的文化有不同文化认定的垃圾动物,可能是福寿螺、澳洲的兔子、关岛的棕树蛇、非洲维多利

亚湖里的尼罗河巨鲈、马达加斯加的指猴等。虽然每个文化下被视为公害或垃圾的动物不同,但是对待他们的方式却一致。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垃圾与动物的关系(或垃圾动物)可能存在不同的意义。以狗来说,若将时空放到人类都市文明的源头,狗这个第一个被人类驯化的动物之出现乃拜垃圾之赐:觅食的野狼受到人类的垃圾吸引慢慢接近人类,进而被驯化成狗。可以说,若没有垃圾也就没有狗的存在。所以在这里人类产生出来的垃圾在动物演化里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第三种“垃圾动物”在字源上最直接的连结莫过于英文 garbage 这个字了。Garbage 在中文里被翻译为“垃圾”的意思,泛指无用丢弃的废物。然而,从字源的角度来看,这个字含有中文里的“杂碎”(chop suey)一词之意,即“煮熟切碎供食用的牛羊等动物的内脏”(刘朴兵,“中国杂碎史略”)。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第2版,1989年),garbage 的定义如下:1)含有动物内脏的食物;2)污秽物;3)无价值的东西,如毫无价值的文学作品(Online Etymology Website)。Garbage 原为中古诺尔曼时代在英国所用的法语(Anglo-French),常出现于食谱里,为一道杂碎炖菜,其中食材包括动物的头、脚、肝和其他脏器。十五世纪初时一般家庭还是食用动物内脏(多半为家禽),但从十六世纪开始,食用内脏渐渐不再流行。后来,garbage 与另外两字 garbage 和 offal 搅在一起。Garbage 为“将香料里无用或不纯的部分除去”之意,而 offal 意指动物被屠宰后无用的部分。于是 garbage 也开始延伸出把部分没有用的、不干净、脏污之物剔除、丢弃的意思。到了十六世纪末,garbage 开始由“无用、肮脏”等义延伸出“令人不悦”的意思。如今在欧美餐桌上(尤其是美国)已经完全看不见含有动物内脏部位的菜肴;garbage 在现代社会里的垃圾概念比较接近厨余。

这里的“垃圾”概念形成与著名的英国人类学家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所提出的“肮脏论”论述不同。道格拉斯不强调物质本身的属性,垃圾之所以为垃圾,或肮脏之所以是肮脏,并非本质如此,是因为它空间的错置。也就是说,东西本身没有所谓的肮脏的内在概念,但是它之所以被视为肮脏是因为它的空间上的错置,如放在餐桌上的泥巴,若放在花园里则不肮脏,不算垃圾。但是 garbage 此单字成为肮脏(或垃圾)的

决定因素为时间。Garbage 经历了近乎五、六百年的修辞、饮食习惯、消费模式转变,终于由食材被建构成无价值、秽物、厨余、可丢弃之物或人。

从字义演化的角度看,我们可看出 garbage 字里动物物质性(animal materiality)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纠缠关系,也不难理解资本主义将动物建构成利用后无价值的垃圾。若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一个动物(人类包括在内)都极有可能成为“垃圾动物”或身体/生命“垃圾化”。在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经济的网络里,动物的个体或身体的某部分被建构为具有极高经济价值,社会地位之表征,所以当利益取得后,剩余的身体如无食用价值被丢弃的 garbage,如被取出象牙的大象、削去牛角的犀牛、割去鱼翅的鲨鱼,以及被拆除器官的人类。这里的“垃圾动物”与所谓的“垃圾人”(即在垃圾场里靠捡拾维生的底层拾荒族群)不同的是:当这群动物变成垃圾,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是失去它们的生命。一位物质生态批评学者珍·班奈特(Jane Bennett)在讨论《鲨鱼海洋》(Sharkwater)时指出此类动物被视为垃圾的时候对动物所产生的威胁:“也是动物由活体转变成尸体的时候”(Alaimo 186)。^③

由于台湾人饮食习惯发展与欧美不同,动物在传统台湾汉人为主的社会,尤其是饮食文化里没有延伸出无用与污秽的垃圾之义。农耕为主的汉人文化里食肉不易,物稀为贵,再加上受到动物图腾思维“吃××补××”的进补意识形态影响,动物的每一个部分都视为肴馔与药膳,所以其工业化前的垃圾概念自然地与荤食(或动物)无直接的关系。

“垃圾”在台语里叫做“粪扫”。根据台语研究学者刘建仁对“粪扫”一词的考证,认为“粪”与“扫”皆为“用扫帚除去污秽”之义:“合成词‘粪扫’是动词,是‘用扫帚除去污秽’的意思,由此引伸,‘被扫除的污秽’也叫做‘粪扫’,此时‘粪扫’是名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垃圾’”。刘建仁认为“粪”字在现代汉语里虽然意指人和动物排泄物和肥料,但是“粪扫”的“粪”并无这些涵义。他根据《甲骨文字典》指出最古老的汉字甲骨文已有“粪”字,“象双手执箕弃除秽物之形”。而其中所指的秽物为尘土类。《国语辞典》将“垃圾”定义如下:垃圾词义是秽物、尘土及被弃的东西的统称;亦作“拉飒”(在闽南话里又是肮脏的意

思)。汉语辞典里的字源解释是这样的:“垃圾的‘垃’为一会意字。‘立’是‘独立’之义;‘土’指‘土堆、土块’,与‘立’结合起来表达了‘独立土块’之义,指平整地面上散落的多余土块,它们不是地面的一部分,应当拿掉,以保持地面的整洁。”圾为形声字,虽然声从“及”,但“及”也意为‘伸手可及’,进而引申为‘身边’‘周围’之义。‘土’与‘及’连接起来表示‘身边可轻易搬动的土块’”。总之,“垃圾”这两个字来源与演变相当复杂,由于篇幅所限便不详述。但总的来说,中文的“垃圾”一词与身边肮脏的尘土有关。中文 waste 的翻译有:废物、浪费、损耗、消耗、荒地、垃圾,以及地面风化物等。

第四种“垃圾动物”可显现于英文的 waste 这个字上。首先,在《废物:事物的哲学》一书,威廉·文尼(William Viney)写道:“Waste 最早与拉丁字 vast 同根,含有‘空旷、巨大、无人居住、荒芜’等意,因而延伸出‘未经开垦之地’‘荒芜地区、地景’之义。早期 waste 指的是沙漠、海洋、山陵人烟稀少之处”(18)。Waste 晚于 garbage 这个字,最先出现于十三世纪,原为诺尔曼时代在英国所用的法语(waster),为“毁坏、蹂躏、掠夺”等义。到了二十世纪中开始出现“谋杀”之义的俚语。此谋杀之延伸义颇吻合史坎兰“被宣布死亡的物质”的废物之定义,我们将一物质宣布死亡,将之变成垃圾,就如同剥夺其存在权。除了上面的含义之外,waste 也延伸出排泄物的意思,即为生物体排出之废物与废气。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得到另一个“垃圾动物”的含义,也就是“制造垃圾的动物”。

如同史坎兰所说,人类文明的结构模铸于人类(或动物)的生理构造上。人类所制造的垃圾如同人类的排泄物般,必须将之排出系统之外以维系正常运作。所以人类与动物皆为垃圾生产制造者,无可厚非。然而,本来视为维系文明发展、正常运作的废物排出过程因为大规模工业养殖动物已经开始成为文明之弊害。近年来因肉食需求导致大量畜牧养殖所产生的废气危害地球。牛、羊体内排放的废气中含有甲烷,是造成温室效应导致气候暖化之主因。联合国报告指出,牛排放出来的废气对地球环境的污染比汽车还严重!2009年的《世界了望杂志》更准确地指出畜牧业的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51%。

下面将讨论第五种“垃圾动物”，此类型与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模式发展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垃圾概念（包括回收利用）镶嵌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里。由于此概念稍微复杂，故将之独立出来单独讨论。

三、资本主义：动物、垃圾与回收

虽然 waste 和 garbage 皆含有过剩、无用垃圾的概念，但与 garbage 不同，waste 一词也作为形容词，它早在十三世纪时由上面提过的“荒原、破坏”等词义延伸出“荒野，沙漠、荒凉的、荒芜的”之义。在十四世纪时农业开始萎缩、十六世纪重商主义（为西欧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之过渡期）抬头便渐渐出现了“竭尽、消耗和挥霍”或“多余、过剩的、被忽略的”等义。也不难理解 waste matter（废物）一词于十五世纪出现。到了十八世纪以降的工业化、全球化资本主义，整个生产、消费、废物与动物之关系就更纠缠不清了。接下来我由“垃圾动物”的概念转向“效益动物”（为“垃圾动物”的反义词）来探讨资本主义体系里动物如何与“效率”“垃圾”“回收”等概念连结在一起，以及此概念发展如何影响了动物的命运。

反思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里的非人类动物，尼可·舒金（Nicole Shukin）在《动物资本：生物政治时代下的制化生命》（*Animal Capitals: Rendering Life in Biopolitical Times*, 2009年）一书里指出，工业资本主义，甚至是整个人类文明（物质与再现层面），是践踏在动物的身体（肉骨皮毛）上进行的。舒金以电影科技为例说到动物在电影工业发展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没有动物就没有电影。动物之所以为电影工业奠基之石原因如下：第一，电影胶卷里的明胶源出动物骨头提炼出来的胶质。第二，最早动画电影科技的发轫与研究动物移动有关。此研究动物移动与动物移动视觉化背后有着强大的经济动机：它有助于资本家开发出一个更有效率的生产模式、减少浪费和增加产量。也就是说，动物身体移动的效率性（如鸟的流线身体）为工厂里生产线提供了一个有机的原型。舒金写道，美国工程师弗得烈克·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1956—1915年）倡议的科学管理来自学习动物如何移动发展出具有“人体工学”（ergonomic）的流动生产

线的工业文化，目的在于帮助工人得以重复机械式地操作以增加效率与速度。^④舒金提到泰勒用码表来针对不同动物作不同“时间—移动”（time-motion）的试验，也同样地“将矿工劳动的身体移动过程拍摄下来，将之放大制成一系列时序性的照片，此一系列将无效率的动作隐藏于看不见的微动作里。然后再将被视为是多余的部分切除，以便使劳动力更流线化（Shukin 73）。在此，电影里的剪辑概念（犹如割除无用的动物内脏，只保留需要的部分）成为资本主义剥削的无形助手。

由此便不难看出当今跨国资本主义家在全球各地血汗工厂分工流线的劳动生产方式源出此“泰勒主义”在动物行为研究上所得出来的效率概念。藉由时间—移动科技的进步，再加上从动物身上吸取知识，便产生了所谓的“多余行动”（excessive motion）之概念，此“多余的东西”在资本主义者的眼中被认为是负面剩余价值所以必须将之转化，重新进入体系里加以利用。反讽的是：从动物那里取得灵感来增加生产效率的泰勒工业经营方式反过来帮助屠宰场更有效率地屠宰动物！如骨牌效应般，宰场里的分工、流线化的动物宰杀方式为后来的福特汽车公司创办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提供了大量生产的汽车厂与劳工经营理念。

最后，如上所说，多余物在资本主义家眼中是负面剩余价值，所以必须将之回收、利用。这里资本主义的回收概念来自生态体系里循环回收概念的启发，自然界的生态体系里的每一个物质皆充分利用，没有所谓的垃圾，物质只是以不同形式继续存在，并不会消失或无中生有。于此，舒金的论点是：现代社会里的“过剩”“多余”“浪费”等“垃圾”概念乃源出于工业资本主义企业家对效率的追求而产生出来的概念。也可以说，“垃圾”概念为资本主义生产意识形态下的副产品。舒金解释资本主义如何将生态体系食物链里的“回收”概念运用在管理经营上，使物质原料更有效率地运用。资本主义的生物模仿挪用生态体系里的“零垃圾概念”，即“任何生态循环体系里的东西皆有其功能与作用，重新被转换与利用，挪用到经济体系，进而将之自然化”（Shukin 71）。

垃圾实为人为产物。舒金警告我们这样回收存在的意识形态的危险性。一来，资本主义以生态之名合理化此无尽回收利用之逻辑，使得受到

压迫的动物在此意识形态下又回流到封闭式资本主义不断地继续被使用。二来,从动物的角度,资本主义里动物回收利用完全无视道德,以及回收之后所产生的灾难性之后果。举例来说,许多实验室里面接受不同化学药品测试的动物最后被做成宠物食品,使得许多动物吃到自己的同类。1986年在英国发现的狂牛病(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BSE,牛只海绵样脑病变)就是一个例子。中研院的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陈佩桦在谈及狂牛病的来源这样写道:

1970年代,英国的畜农为了促进牛肉的成长及乳牛乳汁的蛋白质含量,将牛饲料中混入动物性蛋白,也就是“肉骨饲料”,来喂养原本草食性的牛只。肉骨饲料是由屠宰动物剩下的内脏、骨头残渣脱水混合穀类粗粉而成,动物来源亦包含病死的牛羊,[……]很可能当初肉骨饲料的动物来源含有患有羊搔痒症的羊,一开始也许因为跨越种族屏障不是这么容易,只有零星的牛只被感染,这些病牛又被作成肉骨饲料,最后一发不可收拾[……]1988年,英国政府禁止贩售、供应及使用肉骨饲料喂养反刍动物,但结果肉骨饲料的制造商将其输出国外贩售,最后造成世界好几个国家都有牛只被感染,变成全球的危机。(6)

由上可看出,资本主义为追求经济效益,英国黑心畜农改变动物饮食习惯,喂食牛只“肉骨饲料”,其饲料带有病毒,染上病的动物加以回收再做成饲料喂给其他的牛只。在英国国内禁用后,乃不浪费地转向国外销售。有意思的是,这里的“动物回收”所产生的传染疾病与上面提到工业大规模养殖动物、砍伐森林所导致的温室效应皆显示出当前资本主义实为环境破坏、气候暖化和动物受难的元凶。

由上面的字义发展里我们可以看出中文“垃圾”一词与 waste 在字义上较为相似。一来它们都有多余、过剩,必须移除之意等。二来,它们皆与“土地”有关,如土块、荒原之地。而 waste 和 wasteland 在当前后工业、后资本主义过度生产、消费的语境里也常被纪录片导演挪用来说指涉各式

各样大规模人为破坏后被遗忘的废弃物和荒地景象,如被 3C 废弃物淹没的非洲土地、工业废物、垃圾掩埋场、废核能场、污染的海洋等。当然,既然 waste 也指涉动物排泄物,这里的后现代工业荒原论述也包含动物排泄物所导致的全球暖化问题。

当今许多纪录片已经开始将镜头转向这些新兴的人造地景荒原,以及关注在里面维生的底层人类社群与动物。最有名的就是这一部加拿大纪录片《人造风景》(Manufactured Landscapes, Jennifer Baichawl, Canada, 2007年),此纪录片导演跟随摄影家爱德华·伯汀斯基(Edward Burtynsky)到中国拍摄纪录工业化的风景,如具有两万三千名员工的大规模熨斗制造工厂、造船厂、矿山与垃圾山等。叙述者也是摄影家本人讲述一位经历过文革的老太太坐在老家门口,家旁边堆积着一个来自西方世界的垃圾山,儿童就在这些含有致癌毒素的电脑零件堆里游玩、度过童年。一位对垃圾问题一向关注的摄影家王久良拍的一部关于北京垃圾问题的纪录片《垃圾围城》(2009年),里面提到每天由北京城里进进出出的物质原料送进城里作为建材,然后拆掉的房子废物被运到城外的垃圾场。北京也因而被周遭的垃圾掩埋场包围,每一条河流的源头均被垃圾污染。羊只们也被赶到垃圾废物场里去觅食,拾荒人也靠在这些垃圾场中捡拾垃圾度日,两者成了新兴的后工业食腐者、环境清道夫。柯金源拍摄的一部讲述台湾石化工业污染的纪录片《福尔摩沙对福尔摩沙》则提及台湾实为输出有害废气物之国家。英文名为福尔摩沙的台塑将汞污泥送到柬埔寨贫穷之地。《城市边缘》揭露垃圾场拾荒者生存图像,垃圾堆成为儿童游戏的玩具间。澳洲纪录片导演大卫·费德尔(David Fedele)《电子废墟》探讨全球资本主义对非西方世界社区如西非的加纳所造成的污染。最后李玮训《垃圾人》(台湾,2010年)则描绘都市年轻人拒绝将垃圾视为被宣布死亡的物质,重新将垃圾复魅,给予再生的机会。

在这些以人为主角的纪录片里,动物如乌鸦、羊只等则偶尔出现在影片中,成为生态研究学者班尼特所说的“隐晦”(understatement)叙述的对象,也就是说它与主题的关系是非直接,需要观众主动参与、诠释,将垃圾对动物之影响的隐论述挖

掘出来。近年来由于大量动物死亡,如因杀虫剂过度使用使得蜜蜂与其他昆虫消失、全球暖化对动物如北极熊和南美的海龟、非洲象、印度虎、澳洲蛙等造成的家园破坏,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专门探讨垃圾对动物影响的纪录片,但是数量仍不如探讨垃圾对人类社群影响的纪录片。接下来我以印度牛作为影视里的“垃圾动物”的个案来探讨一种无法消化、消失的垃圾对动物的影响。

四、媿述当代消费社会下印度牛的悲歌： 《塑胶牛》纪录片影视策略

在一个尊崇即时性、奇观式的时代,我们如何将这样慢慢累积而成,无人主演的灾难变成戏剧性故事以引起公共的情感反映(sentiment)?(Nixon 9-10)。

塑胶不仅将终结上天下海的生物,也将终结都市里觅食的动物。由印度独立制片导演沃河拉(Kunal Vohra)于2013年执导的《塑胶牛》(*The Plastic Cow*)是由印度的卡鲁纳社会(Karuna Society)动物保护组织筹资拍摄而成,为其动保团体所推出的“塑胶牛”计划的一部分。此计划缘起为印度过去几年来不断有动物神秘地死亡。印度政府开始进行调查,将动物尸体交给卡鲁纳社会来进行尸体解剖化验。在他们解剖尸体之后发现这些动物体内存积大量无法消化的塑料制品。纪录片拍到兽医从一只牛的胃里取出整整53公斤的垃圾。此一连串的解剖得出同样的结论后,卡鲁纳社会主席鲍丝(Clementien Pauws)深信这些在街头流浪的动物为塑胶物的直接受害者,于是提出了“垃圾问题即动物权问题”之口号。他们推出的“塑胶牛”计划(The Plastic Cow Project)就是在倡议动保。该计划的最终目标是为宣导防范让动物接触塑胶袋,以及推动禁用塑胶袋的政策制定。导演在与我私下交谈时告诉我,“在2012年5月,那部电影完成之后,处理动物权利问题的公益诉讼会即在印度最高法院对印度各市政部门等提出告诉,中央和各州政府均被列为被告。”此纪录片便作为提告的证据之一。

作为提告的影视证据,自然而然,纪录片美学与形式部分得让位给诉求真实性的内容,以便凸显其见证式的说服力。然而,我认为此片并没有因为其法庭用途而轻忽艺术表现形式,可见此纪

录片尚有对一般大众传递动保讯息之用意。我接下来分析此纪录片作为动保倡议纪录片的影视策略。

首先,人类纪录片导演如何为动物发声?

许多人在探讨动保倡议策略时,倾向将动物倡议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少数民族研究平行放置、相比拟,并吸收挪用其策略。然而在策略运用上,动物研究比这些“人类批评研究”来得困难。主要的原因在于语言以及物种差异的限制。如魏尔(Kari Weil)就“看见”做为主体建立的手段时说到,女性研究和少数民族研究里出现强烈的动力,要去“看见”被历史忽略的女性和少数民族,并且将他们转化成“参与者、作者、文化生产者”(Weil 25)。“看见”的目的在于不仅是纠正错误的再现,更重要的是把女性与少数民族的声音带进学术圈,让他们写他们自己,代表自己”(Weil 25)。所以这里“被看见”的策略为“自我发声”的第一步。所以,从再现作品中呈现主体性与取得发声权成为“人类女性与少数民族”研究的主要策略。然而,此策略应用在非人类动物族群上显然不适用。一方面,如上述这些人类族群一般,人类对动物(尤其是动物受难)不是没看见,而是根本就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动物已完全被锁绑在人类的再现世界里以便“为人类对动物进行的暴力提供一个合法的解释”(Weil 25)。动物无法运用此“人类策略”来为自己发声,因而在探讨动物时,必须寻找其他策略。我认为人类社会下受苦的动物发声有其必要性,尤其是非虚构性的再现类型如这里的纪录片。

在他的《纪录片介绍》(*Introduction to Documentary*)一书里,比尔·尼克斯(Bill Nicols)讲到纪录片在探讨一个议题的政治发声时多半由两种类型的方式呈现:“社会议题”(social issues)与“人物刻划”(personal portraiture)类型。前者表现模式倾向“解说式”(expository),也就是由人类叙述者描述或回忆事件,提供受难当事者的角度。后者则倾向人物专访模式,藉由访谈相关事件人物的方式来达到第一手资料的理解。由于动物无法运用人类的策略来为自己发声,故无法仰赖“人物刻划”的策略进行。因而行动家纪录片导演在处理动物议题上,多半必须依赖“社会议题”类型,由人类叙述者以见证人的身份来描述动物处境。由于其见证式的性质,纪录片在艺术表达

上便采取不同策略。《塑胶牛》倾向一个非表现式(performative)的表现方式,并建构出尼克斯所谓的“严肃话语”(sober discourse)以强调纪录片的权威性、纯粹性与真实性。在此,纪录片关心的是内容、主题、讯息,而非形式、表现方式和美学乐趣等问题(Nichols 3)。但这并不是说此纪录片里没有一个形式考量。也就是对配音、剪辑等的扬弃,完全禁欲式地来赤裸裸地呈现事件。更正确地说,《塑胶牛》不管是诗意的或叙述结构里的美学元素(如段落与段落间所穿插节录的诗句短语)均用来营造一个“严肃话语”。整部片以一种凝重、哲思式的语调来反省印度现代的社会,配上禅宗音乐作为背景来经营出一种冥思和凝重的氛围。叙述者带有印度口音传递出本土声音(代表当地人的发声),以严肃清醒的口气生动地说明牛在印度文明里由神圣到亵渎的嬗变,配合牛只在都市中生存之景象,以及民众、学者专家采访者(talking heads)的访谈。而叙述结构的铺陈则是一步一步,由外而内地慢慢进入议题核心,最后产生出其不意的视觉震撼。

影片首先通过外国游客或朝圣者对印度这个具有异域风情的“东方圣地”且又充满史诗与神话想象力的古文明国度的刻板印象来作为纪录片的开端,继而呈现印度另类面貌:一个喧嚣、热闹、污秽、汽车拥挤,以及垃圾到处充塞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景象。影片在介绍牛只进场后,最后以诗句介绍塑胶的进场并以横摇镜头(panning shot)的拍摄方式将近一分钟注视着垃圾场。由扰攘都市转向郊区垃圾场,里面的拾荒族群捡拾垃圾为生,将影片带入都市垃圾的主题。现代化的印度也塑胶充斥,塑胶已成为都市中不可缺乏的用品,以及风景里挥之不去的物质。这将西方人对印度此国家的精神性、旅游式和人类学式的注视转向了物质层面,由神圣到世俗,中间夹杂学者专家解说,慢慢达到最后戏剧性的震撼,即切开牛胃取出塑胶一景。由见证的方式来再现动物经验,所有的观者皆瞬间成为见证人。此纪录片的震撼力在于其无可抵赖的见证力,让一般观者再也无法对动物苦难视而不见。

在视觉上,《塑胶牛》以人类来为无法说话的动物做见证,并用参访的方式来塑造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道德震惊。贾斯伯(James Jasper)首先

用“道德震惊”一词来解释为什么民众加入社会运动。^⑤在《文化干扰》(Culture Jam: The Uncooling of America)一书里, Lasn 将其形容为“心识炸弹”(mindbomb),“因为它在集体心识里爆炸,送出一个认知上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的震惊波”(Lasn 133)。贾斯伯指出动物行动家常将动物屠杀的图像做成“道德震惊(moral shock)来诉诸观众的道德直觉”(Jasper 180)。^⑥若观者为见证人,那么卡鲁纳社会会长鲍丝即为见证发言(也是动物代言人)。影片中,她同样地将此道德震惊形容为一个“心识炸弹”。从她对手术一景的叙述里,从她的分析里我们可以分出几个不同的震惊。第一层次的震惊为视觉上最直接的冲击。观者领悟到牛的死因并非自然因素,而是由牛只吞食塑胶制品而引起,尤其纪录片直接赤裸裸地呈现解剖的景象帮助强化视觉震惊。第二层次的震惊为理解到此事件背后的慢暴力。多数因年老或不再供奶的母牛被饲主流放街头任其自生自灭,有的则是饲主放养在城市的街道上觅食。尤其是在春天旱季时节,当地的农民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便任由他们的牛只在公路沿线稀疏的草地上觅食(Harris 201-07)。这些牛统统在长期地吃垃圾、吃无法消化塑胶物而导致痛苦的死亡。第三层次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印度为当今世界上大宗牛奶与牛肉(水牛)外销国与牛奶生产和消费国。国际和印度国内对牛肉和牛奶消费的需求是印度牛增长的原因。2012年印度超越了巴西成为世界上最大牛肉(印度水牛)出口国,占全球供应量的五分之一。印度牛肉多半销入东南亚(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为主)、沙乌地阿拉伯,以及最新开放印度牛进口的中国(Abares commodity analysts)。2014年印度也超越欧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牛奶生产商(Whitehead)。第四层次的震惊关乎到塑胶牛对人类消费者的影响。这些印度牛的消费者间接地将人类所丢弃塑胶物又吃回到肚子里去了。于是动物权问题又转变成是全球消费者问题。

此类行动倡导式纪录片,尤其是由动物保护组织赞助的,常常被批评为过于教条、道德主义化,形式枯燥,因而无法达到真正宣传的效果。《塑胶牛》兼顾其见证性质,并以引人入胜的叙述将观众带入最后爆发点。此纪录片《塑胶牛》可谓导演对其自身文化与现代性的一个痛切反

思,让观者看到外地人看不见的冷漠、残酷、慢暴力,以及文化污染。这里顺带解释一下慢暴力。慢暴力为暴力的一种,由尼克森(Rob Nixon)提出。他认为我们一般将暴力视为戏剧性、瞬间性,并且可见度高的形式,如通常媒体大肆报导此类暴力,如战争、家暴等。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些慢性、几乎是不易察觉出来的暴力形式,通常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或后代子孙)才能够感受到其慢暴力之后果。此慢暴力通常是以跨时空、大规模灾难的形式出现,如气候暖化、海洋酸化、雾霾、森林砍伐等等。本文里所讨论的垃圾动物如印度塑胶牛就属于慢暴力,或“结构性”暴力的范畴。

有着长远农业文化传统的印度社会将牛视为神圣动物,因为牛提供了基本物质营养所需、劳动力以及母系社会传承下的宗教神性象征。所有母牛的母亲卡玛汗女神(Kamadhenu)即被描绘为女人头和牛身,其身体里居住了所有其他的神祇。传统印度教徒也视牛为母亲,因而对奶牛的虐待(遗弃、非法贸易和屠杀)可被视为一种弑母行为,杀牛更是亵渎神圣之罪行。从一个生态女性批评的角度下,印度社会强暴妇女与对母牛的态度为典型性别与物种双重压迫。^⑦目前印度的牛肉工业与乳制品已使得印度牛在此特定的时空点摇身一变成了亵渎与去魅的象征。如一位印度女性学者在纪录片末尾沉重地说出:“印度牛已经不再神圣。”污染不仅仅只是物质环境的污染,也是对神圣的亵渎。垃圾问题即是动物权问题。个别的地方问题也是全球问题,也是生态文明与精神危机的问题。

结 语

从一个“生态文明”的角度,一向被人类视为它者的动物和垃圾实为人类社会无法切割却视而不见的一部分。印度牛、雾霾、环境荷尔蒙、温室效应、3C产品污染等,这些均宣告了无可抵赖的“垃圾纪”或“塑胶纪”的来临,“垃圾纪”此人类不愿面对的现实已严重威胁到地球永续性与生物的生存。垃圾和动物无所不在;“动物垃圾/垃圾动物”亦复如是。此两者的存在如同一面棱镜,皆折射出人类工业和资本主义文明中被压抑的“物质潜意识”(material unconsciousness)。史坎兰将此物质潜意识称之为都市文明的“鬼魅幽

灵”(double),过去的动物或垃圾在“消失”后持续如鬼魅般萦绕在现在的现实生活里,并没有真正消失。研究资本主义体系下动物是如何被当作资本的舒金则认为“动物魅影”并非只存于垃圾等贱斥物,它存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软糖、牙膏、肥皂、清洁剂、塑胶袋以及蜡笔等等。本文提供一个思考连结垃圾与动物的空间的角度,藉由整理出五种“垃圾动物”,并以印度纪录片《塑胶牛》作为一个案探讨。由此例子引证出:垃圾与动物保护是一体的,也是全球生态体系、食物链的问题。我们随手丢出去的一个小小的垃圾袋可能永远留在远方的一只动物的体内,直到死亡为止。然后,它会继续存留在地球的某一个部分,成为非常小的分子后,又回到我们的身体里。

注释[Notes]

① 田松在《全球暖化为垃圾的一种》(*Global Warming as a Manifestation of Garbage*)一文里提出全球暖化为垃圾在人类工业文明行为下的显现。

② 英文为 the toilet assumption。社会学家菲利普·史雷特(Philip Slater)提出我们对处理社会问题的方式是降低他们的可见度一说。他认为我们的社会花很多精力将我们不想要的事件、障碍或令我们良心不安的东西(如深层的社会与环境问题)往我们日常生活环境外推,并藉由减低人们获得这些讯息来达到降低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与动机的目的。他认为此“马桶假设”为种族分离的真正根基,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印第安人保留区(the Indian “reservation”)。消费者对垃圾与动物的态度多半源出此“马桶假设”,或“视而不见”的态度。

③ 《鲨鱼海洋》为一部讲述台湾黑道是如何操控哥斯达黎加政府来非法捕猎鲨鱼的纪录片。

④ 英文为 taylorism,为弗得烈克(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1956-1915年)提出的一个讲求机械化管理经营的系统与理念。他认为工厂管理的任务在于决定工人是否能够有效率地生产和提供适当工具与训练。藉由将每一项工作都拆开成不同独立的个体来分析这些部分是否必要,以及用码表来测量工人的工作时间来将多余的动作和工人移除。

⑤ 参见 J. Jasper and D. Poulsen, “Animal rights and antinuclear protest: Political networks and moral shocks in recruitment.”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San Francisco, 1991)10.

⑥ 参见注释⑤第180页。

⑦ 英文为 ecofeminism。生态女性主义最重要的贡献为提

出一非二元式的文学与文化批评方法。生态女性主义者倾向于将人的问题如阶级、性别、种族等等与环境或动物问题(如物种歧视、动物虐待与绝种等等)合并起来一起分析,认为将动物问题与人的问题隔离开来治标不治本,无法根本地解构压迫、歧视与剥削的人类/男性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参见“从火腿小姐到杀夫女:李昂小说《杀夫》里的动物正义想像”,《全球环境想像:中西生态批评实践》(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176-94。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ABARES Commodity Analysts. *Where Do India's Buffalo Meat Exports Go?* 17 June 2014. <<http://www.beefcentral.com/trade/export/where-does-indias-buffalo-meat-exports-go/>>.
- Alaimo, Stacy. "Oceanic Origins, Plastic Activism, and New Materialism at Sea." *Materia Ecocriticism*. Eds. Serenella Iovino, and Serpil Oppermann.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 Bauman, Zygmunt. *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 张嘉如:“从火腿小姐到杀夫女:李昂小说《杀夫》里的动物正义想像”,《全球环境想像:中西生态批评实践》。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94页。
- [Chang, Chia-ju. "From Hamstress to Husband-killing Wife: The Imagination of Animal Justice in Ang Li's The Butcher's Wife." *Global Imagination of Ecological Communities: Western and Chinese Ecocritical Praxis*. Zhenjiang: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2013. 176-94.]
- 陈佩焯:“因了解而不再有无谓的恐慌—漫谈狂牛症”,《中央研究院周报》第1304期,第5-7页<<http://newsletter.sinica.edu.tw/file/file/49/4971.pdf>>。
- [Chen, Peiye. "Understanding Will Render No Ungrounded Panic: On Mad Cow." *Academia Sinica Newsletter*. Vol. 1304: 5-7. <<http://newsletter.sinica.edu.tw/file/file/49/4971.pdf>>.]
- Fedele, David. *Interview by Jeremy Hance*. 18 August 2014 <http://www.david-fedele.com/E-WASTELAND_files/ABOUT.html>.
- 汉语站: <<http://hanyu.iciba.com/wiki/467187.shtml>>.
- [Station for Chinese: <<http://hanyu.iciba.com/wiki/467187.shtml>>.]
- Harris, Marvin. "India's Sacred Cow." *Anthropology: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Eds. Philip Whitten and David E. K. Hunter. London: Scott, Foresman/Little, Brown Higher Education, 201-07. <<http://academic.regis.edu/rump/RT%20files/RT%20201%20India%27s%20Sacred%20Cow.pdf>>.
- Johnson II, Kelsi and Phillop David. *Trash Animals: How We Live with Nature's Filthy, Feral, Invasive, and Unwanted Specie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3.
- Lee, Rhodi. "Wonder What Keeps NYC Streets Clean? Bugs, Spiders and Little Critters." *Tech Times*. 3 Dec. 2014 <<http://www.techtimes.com/articles/21385/20141203/wonder-what-keeps-nyc-streets-cleas-bugs-spiders-and-little-critters.htm>>.
- 李幼蒸:《中国哲学和符号学》,中国儒学网<<http://www.confuchina.com/01%20zong%20lun/zhongguozhexue%20fuhaoxue.htm>>.
- [Li, Youzheng.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emiotics*. Chinese Confucianism Net <<http://www.confuchina.com/01%20zong%20lun/zhongguozhexue%20fuhaoxue.htm>>.]
- 林幸妃 谢明玲:“食安等于国安——这顿午餐谁来把关?”《天下杂志》14 June 2011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13178>>.
- [Lin, Xingfei, and Xie Mingling. "Peace of the Food Equals to Peace of the State, but Who is the Safeguard?" *Tianxia Magazine*. June 14 2011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13178>>.]
- 刘朴兵:“中国杂碎史略”,《中国饮食文化基金会会讯》(台湾)3(2004)。
- [Liu, Pubing.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Chop Suey." *The Newsletter of China's Food Culture Fund* (Taiwan): 3 (2004)]
- 刘建仁:“连雅堂《台湾语典》疑难词语说解”,《台湾话的语源与理据》。25 June 2016 <<https://taiwanlanguage.wordpress.com/>>.
- [Liu, Jianren. "The Exposition of Lian Yatang's *Taiwan Dictionary*". *The Etymology and Principles of Taiwan Dialect*. 25 June 2016 <<https://taiwanlanguage.wordpress.com/>>.]
- Nichols, Bill. *Representing Reality: Issues and Concepts in Documentary*.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P, 1992.
- Nixon, Rob. *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Etymology Dictionary: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term=garbage>>.
- Rathje, William L., and Cullen Murphy. *Rubbish!: The Archaeology of Garbage*. Tucson, AZ: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1.
- Taylor, Rosalie. "More Garbage, Anyone? Eating and Cooking Meat in Medieval England". 2005. <<http://www.medieval.org/~jessie/medievalgarbage.htm>>.

- homes. chass. utoronto. ca/ ~ epercy/courses/6361taylor.htm).
- Scanlan, John. *On Garbage*.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5.
- Shukin, Nicole, *Animal Capitals: Rendering Life in Biopolitical Time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 Stewart, Amy. *The Earth Moved: On th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f Earthworms*. Chapel Hill, NC: Algonquin Books.
- Thompson, Michael. *Rubbish Theory: The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Valu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Viney, William. *Trash: A Philosophy of Things*. New York, NY: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 Weil, Kari. *Thinking Animals: Why Animal Studies Now*. New York: Columbia UP. 2012.
- West, Joseph. "The Recycling of Matter in an Eco-system." *Global Posts: America's World*. 2016 < <http://everydaylife.globalpost.com/recycling-matter-ecosystem-34660.html> >.
- Whitehead, RJ. . "India Leapfrogs EU as World's Largest Dominant Milk Producer." *Navigator-Asia*. 14 July 2014 < <http://www.foodnavigator-asia.com/Markets/India-leapfrogs-EU-as-world-s-dominant-milk-producer> >.

(责任编辑:王 峰)

